

班主任老师

□冷白

玉兰
一瓣

己亥转凉后的一天,与几位老同学相约探访87岁高龄的小学班主任王金南老师。距上回看望王老师已有三年多时间,老人家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在略显逼仄的客厅里忙不迭地招呼我们这些年逾花甲的“老童生”一一入座,仿若当年分发作业簿似的渐次递给每人一罐饮料。稍作寒暄后,王老师从书柜里取出三年多前与我们的合影相片与大家分享,相片背面还留有王老师温情并茂的感言。

与同样是其门下受教的学长们相比,我们感到非常惭愧,今年教师节前夕,年长我们几岁的“哥哥姐姐们”正当其时登门拜访了耄耋之年的王老师。而纯粹从关系上说,自1963年踏进课堂第一步起,整个六学年中,王老师自始至终是咱们这个班级的班主任老师。如此不离不弃、一以贯之的带班经历在她近四十年的教师生涯中绝无仅有!

自打小学毕业后(时逢“文革”,也只是名义上的毕业),年少无知的我们一度淡忘了尽心尽力陪伴成长的班主任,淡忘了“起跑线上”的启蒙老师。尽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我们仍住在学校周边,间或路遇王老师,会停下脚步恭敬地叫声老师好!但真要扪心自问,我们何曾想到抽出一点时间和老师相约在一起,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没有,我们仿佛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粗疏与歉疚。

小学班主任王老师之所以在我这个出息不大的学生心头占有很重分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感念她在特殊年代出于班主任老师担当,救赎一颗弱小心灵。

由于自己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之“原罪”,之前佩戴的红领巾“两条杠”被说成是因为班主任老师的“包庇”而遭到别人的睥睨。虽说当时年少懵懂,但我还是能隐约感觉到王老师因自己的缘故所承受闲言碎语的巨大压力,这让我好生感到家庭出身的“耻辱”。

“文革”取消少先队一年不到的时间,学校又建立了“红小兵”组织。经历过伤害的自己对此不作“非分之想”,哪知有一天,王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干吗不填写加入“红小兵”的申请书?我支支吾吾回答不了……

事后,王老师把在课堂分发给每一位同学的,有人没填写的那张空白申请表重新递到我手上,似乎还说了“家庭出身选择不了,要求进步的努力是可以由自己选择”之类的话。我当时就想,王老师,您难道就不怕因此再被连累受气?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心底一直存放着一个似懂非懂的小学四年级学生被叫去老师办公室所经历的自卑、自责、自暴自弃兼而有之的心灵震颤。

2016年,当年的小学同学差不多时间都到了退休年龄,五六个同学相约一起看望令我终身崇敬的老师。我想,自己这一路走来,虽没多大出息,但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对真诚、良善、安分守己的敬畏,是与小学老师当初所给予爱的力量分不开的。

见到耄耋之年的班主任老师还那么健朗,那么情绪饱满,我们仿佛重新回到当年那座地处陋巷的小学。就当时条件而论,那是一座规模还算说得过去的学校。青砖黛瓦、木质地板的教学楼的右首有两间宽敞的教室,中间由活动门板隔离,每当学校节庆活动,门板一卸,又变成小型礼堂。小礼堂、大操场但凡有歌咏比赛,王老师或是坐着弹风琴(一种比钢琴便宜得多的台式乐器),或是站在大合唱舞台上拉手风琴伴奏。记得当年学校有一位姓方的音乐女教师,可能乐器伴奏不是她的强项。

在这次与老师的交谈中了解到,1969年我们离校那会儿已有工宣队进驻,时年三十有六的王老师就此不再兼班主任,并且由教语文改为教英语,间或还任过音乐课老师。谈起自己直至退休再也没有回到班主任岗位的话题时,八十七岁的王老师似乎仍有些许伤感。于是,作为学生的我们也格外能体会到老人家在半个世纪前带教咱们六年整的那段经历。

王老师不再兼任班主任,改教英语、音乐课的那段经历,在我想来,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英语、音乐副课确实是当年学校的短板,调派多才多艺、一专多能的王老师顶岗;还有一种可能则是彼时的“工宣队”擅作主张,将王老师“边缘化”了。当然,这也仅仅是我个人毫无依据的揣测而已。

其实,据我了解“大家伙”的王老师17岁那年,也就是1950年那会儿,正厉兵秣马迎接对她未来人生有着重大意义的“高考”。可当时年轻的教育系统急切需要一批高中毕业生充实到小学教师短缺的队伍中。于是乎,那位充满爱心的女青年一头扎进了“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队伍中……

了解我内心纠结一直没向老师当面表达感恩话语的一位小学同学,终于在王老师八十八寿辰来临之际,向王老师完整地转达我一直存放在心底的真心话:当年接奉老师递来的那份“申请表”,在学生心里所积蓄的感恩情怀。哪知道,王老师听闻后若无其事地说,嗨,让他别老搁在心上,那是作为老师对学生应该做的事。听到如今已八十有八的王老师这番看似不经意的话语,我有眼泪掉下来的心颤……

老师,请允许我在您八十八诞辰之际,由衷对您说上一番真心话,唯有如此,才算是交上一份聊以自慰的时间答卷。



夏末

向茶

体验

□朱朱

我出门上学时,对住宿的硬件不那么重视,觉得怎么样都行,满眼都是对这个世界的新奇与憧憬。再后来,出差也是,只想把工作完成,入住的条件虽然很好,一点儿享受的心思都没有。直到闲时自己出游,才忽然生出了欣赏的眼睛。

可能因为长久生活在内陆,所以对大海特别向往,去海边城市,海景房便成了首选。头一回去青岛,居然连卫生间的窗口也能望见海,还没有想象中的昂贵,高兴得整晚睡不着。房间环境不错,整洁干净、设施齐全,只是木地板稍显陈旧,粗糙得仿佛百年。第二天起早去看海,穿泳衣或是长裙的人们齐齐冲向大海的场景记忆犹新。回酒店房间的时候拖鞋里灌满了细沙,赤脚的,没冲净的脚丫子直接在大堂里留下了脚印。

虽然海南的海也是海,但海水的颜色跟青岛有了区别,酒店的风格也有变化。青岛的氛围是带着腥味的清凉,一到海南,每次入住的酒店都是椰风绿影、水果飘香。那次选的酒店是知名电影的拍摄基地,屋内陈设很简单,但是好看,东南亚风

的装饰画和桌旗很别致,连拖鞋都有些古风,四周被绿色的树木包围着,远处碧蓝的海像少女的眼睛般清亮美丽。有个下午坐在大露台的椅子上,喝着椰汁看看海,生生看了两三个小时,一点都不干巴,感觉惬意极了。

出差去的城市,预订的酒店都不错,大堂里萦绕着淡淡的檀木香气,走廊里若有似无的音乐,服务生恭敬有礼,连说话都轻声细语。房间里更是不必说了,雪白的床单不带一点褶皱,洗漱用品一眼就知道不是统货,还有小包装的赠品。更有细心的,会在桌上摆着征询意见的小本子。只是每次都无心享受,一心扑在工作上,早出晚归、生怕出错,好不容易结束了工作,连餐厅里的点心都没细细品尝,便又踏上了回程的路。

出境的几次对澳洲的印象更好些,墨尔本很漂亮,城市也没有想象中那般拥挤。住的酒店大都带着泳池,但几乎看不到有人去。每个房间都备有洗衣机、烘干机,还有简单的料理机。只是,出门在外,谁会自己去做饭呢,肯定去餐厅啊。有两

曾经的味道

□墨牛

孩童的知识圈,应是该懂的懂,不该懂的不懂,这就形成了童年的幸福。我却不知道我的童年算不算得上是幸福。

儿时,每坐到幼儿班的教室里,我心里就想,那个眉清目秀,梳着两条乌黑光滑的麻花辫的黄老师,要是能一直立在我旁边,那该多好。她好穿军装,衬托得皮肤雪白干净。以我五岁时的审美,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子,她一边平静地念着拼音,一边缓缓地教从教室前面踱向我,经过我旁边时,空气里飘浮着好闻的味道。这个味道从哪里来的?至今我也未能从这个困惑中解脱出来……

那个味道一直在,在我生命中,被轻轻托起来却散不去。在我记忆中散不去的,还有木匠创出的木屑花的香气。

家里请来两个木匠师傅,打制一张五斗橱、一个床踏板上的床头柜。两个木匠,

一个木匠年长些,一个木匠年轻些。他们刨出来的木屑花都一样好看,一个小卷落到创凳左边,一个大卷落到创凳右边,木屑香气就左左右右飘、上上下下浮。

小姨被叫到我家来帮忙,上锅下灶、洗洗涮涮。大人们的神情都显现得持礼稳重,又若无其事。我隐隐觉得他们是在谋划一件重要的事情。

说来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相亲。他们要把小姨说给那个年轻木匠,我是从一种奇特氛围里明白过来的。那是一种静穆,一种热烈又饱满的气象。他们让年轻木匠间常歇息,年轻木匠就立到我家屋外东山壁透气,接下来,他们就让小姨也出去,理由呢,是送支香烟。

我也跟去了。是因为懵懂懂了一些不该懂的事,而故意为之的不懂事。年轻木

看不懂的画

□汤凯燕

七月中旬,在上海观看康定斯基艺术展,毫无疑问,看不懂。在相对重要的画作旁会有注解,说明此画的构成、意义等,我有时看,有时不看。其实看与不看没什么大不了,抽象艺术根本没法解释,它是一种情绪,像诗歌与音乐,并不指向实在的一物。我想画家在作画时内心也并不清晰,仅有大约的概念,这一笔那一画,随着心境与本能,紧张或松弛,深厚或清浅。

如今抽象是时尚的艺术,并不稀奇,点

线面很平常,光怪陆离的色彩图案相仿者众多,笔触技巧道不出区别。那么康定斯基的价值在哪里?

康定斯基是一位绅士,肖像显得严肃谨慎,据说他的画室干净整齐,绘画时往往穿着白西服。就是这样貌似一丝不苟的人物,却在30岁时抛弃了谋生的职业,选择前途渺茫的艺术。在艺术上他也抛弃了寻常,完全从具体中跳出来,将色彩图案抽离,使它们独立,成为主角。他的精神逸出

天住的是小镇的小旅店,虽然小,但也整洁有致,一点儿都不会因为是给人临时居住的而马虎。床很软,因为靠近火山口,晚上有轻微的震感,又因为枕头太厚太软,整晚没睡好。

想来以后不想再去东南亚了,又潮又热,虽然风光美丽,但是景点之间路途遥远,费尽力气几个小时,只看了一眼,确实是美,但觉得不值。只是,不能否认的是,住的酒店有特色,半夜屋外的印度洋浪涛翻滚,风声雨声伴着空调出风口轻微的嘶嘶声,天然白噪声下,睡得莫名的安稳。

每个城市的酒店入住体验都各有不同,北京大气干脆、上海时尚前卫、苏州婉约、南京沉静,湖南和湖北的感觉差不多,香港、澳门的味道有相似之处。有一年冬天在北京,站在窗口看外面飘起的雪花,忽然想起十岁的时候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航模比赛。第一次住在外面,房间里只有两张木板床,临窗一张两个抽屉的桌子,一个热水瓶,门后面一根绳上挂着从家里带来的毛巾。跟我住在一起的是隔壁班的一个胖姑娘,两个人兴奋得一夜没睡。

匠和小姨说些合礼数、不关痛痒,又和平亲切的话,“这点生活呢,做个三五天也就好得……”小姨手搓着手,两只眼睛就盯牢两只手。

这桩亲事呢,到底没有得成功。要是成功了呢,木屑花飘到堂屋屋顶上又沉下来的香气,我也许不会记得这样牢。一个事那么重要,显出来又那么平常——这也是我至今未能解脱的一个困惑,就像做梦。

少时,我以为,人一老就全老,而今知道,被我知道了,身上有一样是不老的。心,就只少时的那颗心,那颗心上存着无数种味道……

这无数种曾经的味道,夹杂着无数个微小的困惑,从无数个角落出发,堆叠到一起。拉伸开,正好是一段生命的长度;铺展开,正好是一幅人生的版图。

了时代,“为艺术而艺术”,不受任何观念的影响与控制,最终被纳粹排斥而逃亡。

人从出生便开始受教诲,文明的传递虽为好事,也有副作用,那便是形成了深刻的思想烙印。普通人终其一生只能按着时代的逻辑活着,但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打破了一扇窗,使人看到,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能。康定斯基就是这样的先驱者。

我坦然地穿行在展厅中,站在一幅幅看不懂的画作面前。看不懂,但感动着。

走马
天下

芬芳
一叶

心窗
片羽